

解忧集

吴祖光 选编

名家谈生活艺术丛书

袁鹰 柳萌

解忧集

吴祖光 选编

华夏

华夏出版社

1267

444

1

解 忧 集

吴祖光 选编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忧集/吴祖光选编.-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1

(名家谈生活艺术/袁鹰,柳萌主编)

ISBN 7-5080-1074-4

I.解… I.吴…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20640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10千字 2插页

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册

ISBN 7-5080-1074-4/I·549

定价:12.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吴祖光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曹操

从很早的年代起，人类就与酒结下不解之缘。酒的发明是聪明人的天才创造，她象征欢乐，亦体现哀愁；能排解寂寞，更能给人幸福；因此她又是文学艺术的诱因和媒介，使人生诡奇美妙，多姿多彩。有鉴于酒对古人、今人、他人、个人的神奇魅力，我接受中国酒文化协会的委托主编一本关于酒的文集，暂定名为《解忧集》。夙仰 足下文苑名家、酒坛巨将；文有过人之才，酒有兼人之量，敢祈 惠赐宏文，抒写您与酒的一脉深情。为江山留胜迹，为儿女续因缘……

1987年8月1日早晨八点钟，我家小小寒舍忽然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大驾光临，由于警车开道，扈从随侍，不仅蓬筚生辉，亦且四邻震动。虽然匆匆来去，为时短暂，却把素

日见官胆怯的荆妻吓得一病几殆，也急得我几身冷汗。直到晚间妻子思想通了，心情恢复正常，才放下心来。想想为此着急亦属无谓，于是按照我原来的打算，在灯下草拟了上面的一纸为《解忧集》而作的征稿信。这封信是我在头一天定下在次日定要写完的，没有因为突然发生的事情而改变我的计划。

酒文化丛书编委周雷同志在这之前不久要我写一本关于酒的书，字数在10万左右，但是被我谢绝了。理由是我完全算不上是个嗜酒者，当个“酒客”都不够格，遑论其为“酒鬼”、“酒仙”乎？就如我一生当中为人处世一样，一贯都是被动应战而从未主动出击过。我喝白酒约有半斤之量，但却没有自己独饮的习惯，都是在他人殷殷劝酒之下才举起酒杯来的。

回忆小时在家，父亲是有酒瘾的，晚饭时常常要喝点酒，贤慧善良的母亲能喝酒而很少喝；父亲喝酒会红脸，而母亲酒后脸更发白。我至今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用筷子蘸酒，叫我抿一抿，我虽觉得很辣，但却能忍受，连眉都没皱一下。父亲很开心，夸我长大定会饮酒，母亲则反对这样“惯”我，而我心里很觉得得意，像得了奖那样快乐。

父亲在家里请客的时候，喝酒时要划拳，平时温文尔雅的伯伯叔叔公公们这时扯开嗓子叫得一片山响，小孩们当然只能扒在门缝往里看，也感到特别高兴。

至今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我家邻居住着一个拉洋车的老王大爷，他是一个孤老头，我上了中学之后，每天下午回家，和一群同学在大门外一片空场上踢小球玩的时候，王大爷也拉了一天车回来休息了。他常常端一个白瓷茶杯，拿一包花生米，杯里装的是白干酒，坐在我家大门前雕刻着兽头的上马石上。把花生米放在衣袋里，喝一口酒，吃一粒花

生米，还把花生米去了皮，一扔老高，然后仰起头张开嘴，花生米稳稳当当落进嘴里，扔得非常准，从来没见过他失过手。这一手绝技让我和同学们看傻了，连球都忘了踢。然而最叫我不能忘记的是那一阵阵白干酒的香味，怎么那么好闻！到我长大之后，自己也能买酒宴客的时候，即使饮的是茅台、五粮液、特曲、大曲……总觉得似乎也比不上王大爷的廉价白干酒香。

在日寇侵华战争的前一年，我以偶然的机缘参加了一项工作，从此便离开了我只读了一年的大学，再也不能恢复孜孜以求的学子生涯了。“误落尘网中”，一去竟逾半个世纪，老王大爷的白酒回味犹有余甘；而我自己至今尚不知品酒，更没有酒瘾，想想深感惭愧。

但即使如此，我的一生酒史当中竟有三次大醉，使我永远难以忘记。那就是每次醉后都十分难受，像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第一次是在1943年我随一个话剧团从抗战陪都重庆来到成都，全团演员及工作人员七八十人住在五世同堂街华西日报社内，过集体的游牧生活。行装甫卸，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却有友人来访，是由某位长者介绍相识不久的中年人、新任的四川一位县长。他初掌县篆，春风得意，正在和我高谈阔论之时，跑进来一个剧团的女演员，进门也没打招呼，就跑到这间集体宿舍的屋角她自己的床铺前脱下外衣和罩裤，换起服装来。我发现这位县官老爷不断地扫视正在更衣的女郎，话也不说了。直到姑娘换好衣服又匆匆跑出去他才恢复了正常神态。看来他明明是被女演员的风姿镇住了，但是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们的生活真是浪漫主义啊！”这句话本不算什么，但不能容忍的是他那低俗的语气和表情，这使我想起当时社会上有那种对戏剧界的轻薄、鄙视的歪风邪

气，而对这位友好的来客我竟想不出用什么语言来回答他。

热情的县太爷可能发觉了我的不快，极力邀请我去一同晚餐。川菜举世无双，那家餐馆——“不醉无归小酒家”，每只菜都做得精美绝伦，我闷着头喝酒，不知不觉两个人喝了一斤宜宾五粮液，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出门时县长给我叫了一辆人力车，我回到五世同堂下车后只觉得两条腿完全软了，两只脚踩在棉花堆上一般，东摇西晃地跑进自己住的那间水阁凉亭——是用布景片搭起的四面墙和门窗的简陋房间；衣服都来不及脱，倒在床上便人事不知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悠悠醒转，浑身瘫软，有如生了一场大病一般，至少到三天以后才逐渐正常。这是头一次让我领教了酒的威力。

1947年秋天，我从全国内战爆发的上海匆匆出走到香港，应聘就任一家电影公司的导演，住在公司总经理蒋先生的九龙界限街的住宅里。同时住在这座宽大的花园洋房二楼上的还有作曲家陈歌辛、著名的女明星孙景璐、李丽华、陈琦、陈娟娟和她的形影不离的婆婆。

总经理在那年冬天举行过一次宴会，在楼下餐厅内摆了两桌酒席，大部分都是公司内外的电影从业人员。很多人都会闹酒，筵席上又是划拳，又是敬酒，十分热闹，小咪李丽华和孙景璐尤其叫得厉害。对于喝酒，我从来是不积极的，但是在这一顿晚宴里，我竟被灌得烂醉如泥，耳边只听见娟娟婆婆的一口四川话说道：“吴先生真好酒品。看，他喝醉了一声不响……”又听见她对别人说：“他醉了，不要再叫他喝了。”从这以后我便再也没有感觉，直到第二天醒来，发现我睡在二楼房间里自己的床上，头疼得很厉害，我苦苦地寻思，才想起昨天晚上参加的这场宴会……最不可解是我全身换上了睡衣，不知是谁给我换的衣服，脱下来的衣服全都好好地放

在墙角的沙发上，这件怪事我连问都不敢问，至今不知道这个细心的好心照顾我的人是谁？当然，像生了一场大病的那个难受劲儿和头一次醉酒完全一样。

1956年是我回到新中国做了我既不胜任又不情愿的电影导演的第7年。我最后拍摄的一部电影是已故周恩来总理下达任务的著名京剧演员、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先生的名剧《荒山泪》。这个我本来极不想接受的任务由于可爱的天才艺术伙伴程砚秋先生的有效的、愉快的合作而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幸福。热情的、坦率的程先生在摄制工作完全结束的那天忽然提出要由他个人设宴招待摄制组的全体人员，并且一言既出便绝对不能辞谢的。酒席设在颐和园的听鹂馆。

程砚秋先生，这位京剧大师，专工青衣，以扮演贞淑烈女、尤以悲艳形象为擅长；程腔的幽怨哀思、缠绵婉转至今为京剧旦角唱腔艺术的颠峰。而在生活中已临近老年的程先生早已失去往昔的苗条纤细的身材而成为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经常口衔比手指还粗的雪茄烟。在这个宴会上，所有比他年轻的客人又发现他是个豪饮无敌的酒家。那天程先生十分高兴，对每一个客人频频劝酒，而我成了他对饮的第一人，结果是待到宴会结束，我连路都走不动了。

由于很多人都醉成了我的模样，那天大家都乘坐了一只大游船穿过昆明湖，然后走出颐和园的大门的；其中唯独我是一个是仰天平躺在船头甲板上，眼望蓝天上的白云。后来是怎么回家的，也是至今不知道。

我的醉酒史只有三次，到此为止，再未醉过，弹指不觉32年了。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醉第四次，因为每一次醉后的那几天实在是十分难过。

前面我说过，提起饮酒感到惭愧。为什么呢？只缘半世未断饮酒，而从来没有领略到酒之佳趣何在？以至于分辨不

出茅台、五粮液、特曲、头曲、大曲、二曲……之区别，喝酒时未觉过美，喝醉时苦不可言……饮至微醺似乎也有点陶然之味，但舌头却要辣多次，所以终于未能养成自斟自饮的习惯，辜负了连年以酒相赠的友情。

因此，我内心真是羡慕那些嗜酒如命的朋友们。记得1956年著名的词章家许宝驹先生突然来访，并拉我去逛琉璃厂，两人沿着琉璃厂街的古玩店、旧书店一家一家地浏览、闲步，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忽然发现宝驹先生讲话时舌头有点大，看他的脸也红了起来，而在我家未出发之前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真叫人纳闷，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引起我的注意，才发现他在观看墙上的字画时，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扁平的酒瓶，打开盖，喝一口，又盖上送回衣袋里了。我想，这才真叫酒癮发作吧？而我确是未之前见。分手时我感到先生已迈步不稳，是我送他回家的。

还记得在香港时，有一次电影界聚会，敬酒罚酒几成一场混战，好多人都喝醉了。明星陶金醉得寸步难移，由于家住九龙，要乘轮过海，但陶金被剥夺了买二层楼轮渡票的权利。因为他是被人抬上船的，被抬着的东西只能作为货不能算作人，大家只好给他买了货船票过海。大英帝国执法如山，毫无通融余地。

解放前的多年好友话剧作家宋之的，好酒成癖，后来发展到每饭必酒，解放后终以长年贪饮，引起肝硬变，不治而逝，正值壮年，令人思之伤感。

当然也有例外，在好友行列之中的杨宪益先生，当代英文权威，而且是学贯中西，旧体诗下笔成章作得呱呱叫。以我有生经历而言，他当得起是当代第一名的酒家。只要你走进杨家客厅，首先是倒一杯酒待客。喝到吃饭的时候，饭桌上再是一杯一杯地喝酒。饭后回到客厅，再喝第三次酒。看

来宪益先生对于水已不需要，而全以酒代之。英籍夫人戴乃迭与宪益有同好，对座对饮是两夫妻的正常生活；真乃是天配良缘，幸福家庭。已经有医学界的专家看准了杨宪益先生这个对象，打算在适当的时候解剖检查先生身体里的酒精含量，查一查他具有什么超人的特异功能使能制人死命的酒精无奈他何！

鉴于衮衮诸公之嗜酒，反顾我行年 70 而不知酒中之趣，实为天生鲁钝；缺少慧根而绝不是酒之过。中外历史上酒仙酒神不计其数，酒终于是人类的天才创造，所以在我发出不足百份征稿信之后，竟收到宏文 50 余篇，篇篇充溢酒香，令人愧感。不少作者除著文之外，还给我写了信，铭记下这一历史时代的厚意隆情，使人永不能忘。

集子的名字取为《解忧集》曾使我斟酌再四。杨宪益大师信中说：“喝酒只为了好玩，无忧可解。”他是反对这个题目的。但我回信给他说：“忧国忧民，得无忧乎？”他也就不再反对了。而且写了文章。

文章以收到先后为序。

目 录

就戏谈酒	韩羽	(1)
借题话旧	方成	(3)
无酒斋闲话	姜德明	(7)
我和酒	新风霞	(10)
关于喝酒	邵燕祥	(17)
酒的反调	牧惠	(20)
酒话	黄棠	(23)
举杯常无忌，下笔如有神	钟灵	(25)
酌酒	般若	(28)
醉猿	邹荻帆	(29)
谈酒	潘际垞	(31)
谈酒	高行健	(36)
酒量与酒德	秦瘦鸥	(39)
从《解忧集》的书名出处谈起	杨宪益	(42)
酒故	黄苗子	(44)
谈饮酒		
——调寄水龙吟	廖辅叔	(50)
“何以解忧”	陈白尘	(51)

佩尔诺酒厂

——《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之一章

- 徐 迟 (54)
- 我与酒..... 常任侠 (59)
- 酒 歌..... 蒋 勋 (62)
- 李铁拐..... 林 锴 (68)
- [南吕 杜康引] 小令..... 吴晓铃 (69)
- 酒 话..... 吴 强 (70)
- 我是一个欢乐而醉的饮者..... 白 桦 (80)
- 酒搭起的一座桥梁..... 胡思升 (83)
- 买 春..... 王利器 (88)
- 壶中日月长..... 陆文夫 (91)
- 关于“饮酒”的一场笔墨官司..... 荒 芜 (98)
- 干一杯，再干一杯..... 范 曾 (106)
- 小酒人语..... 朔 望 (112)
- 啊！酒之奥啊！..... 陈登科 (116)
- 三 醉..... 碧 野 (121)
- 喝酒的故事..... 冯亦代 (127)
- 酒 话..... 楼适夷 (138)
- 吃酒记趣..... 彦 火 (142)
- 父亲醉酒..... 叶至诚 (147)
- 醉 福..... 忆明珠 (151)
- 酒、酒仙、小酒徒..... 邹 霆 (156)
- 酒啊！酒！..... 端木蕻良 (161)
- 坛外说酒..... 公 刘 (166)
- 丁卯话酒..... 于浩成 (170)
- 酉日说酒..... 李 準 (178)
- 三杯过后..... 老 烈 (183)

斗酒不过三杯	舒 婷	(188)
酒与愁	刘宾雁	(191)
文人与酒 (唱词)	王 蒙	(194)
《红楼梦》与酒及其它	周 雷	(195)
劝 酒	谌 容	(199)
唯酒无价	马国亮	(201)
酒与真言	张志民	(203)
酒和方便面	宗 璞	(207)
域外谈酒	[澳大利亚] 白杰明	(211)
酒 戒	张北海	(214)
酒 颂	舒 展	(221)
二锅头颂	李国文	(225)
不酒而酒	徐城北	(228)
烟酒琐忆	柳 萌	(233)
怕 酒	郑万隆	(238)
北京人喝酒	萧复兴	(244)
酒 鬼	李 辉	(247)
酒 人	高洪波	(253)
酒 趣	周 明	(256)
潇洒酒乡	汪浙成	(262)
劝君更尽一杯酒	刘锡诚	(266)
醉 酒	李一信	(271)
酒人酒事	李硕儒	(273)

就戏谈酒

韩羽

唐明皇驾幸西宫，找梅妃卿卿我我。杨玉环醋意大发，于是“看大杯伺候”。看来，酒乃碱性之物，宜解酸也。

以《醉打蒋门神》、《醉打山门》来看，酒又是壮胆之物，如无酒，武松未必敢打蒋门神，鲁智深亦未必敢打山门。如谓此言不确，请诸公去《水浒传》里亲自问武、鲁二人去。如无酒，恐武、鲁二人将曰：“考虑考虑，研究研究”耳。以此推想之，今之空喊“考虑研究”者，皆因无酒，过分清醒故也。

酒，又可言平素之所未言。请看《煮酒论英雄》，喝着喝着终于喝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来了。据此，不妨小试之：令开批判会者，且先浮一大白。

酒，不仅能言平素之所未言，且能写平素之所未写。《李白醉写》，三杯酒落肚，不写唐诗而写起蛮书来了。到底写何蛮书？未有卷宗可查。元人姚燧者，却透出个中秘密，其在《落梅风》一曲中唱道：“写着甚？杨柳岸，晓风残月。”

酒之最妙者，莫过《斩黄袍》。曾闹过勾栏的“真龙天子”赵匡胤，斩了大将郑子明，立即高唱西皮二六：“孤王酒醉桃花宫”，“寡人酒醉将你斩”。“唱”外之意：你郑子明找

酒算帐去，找我不着。未闻今人复有言“鄙人酒醉办公室”者，而强调客观云云，则司空听惯。看来，酒为“客观原因”取代矣。

借题话旧

方成

上中学时，我是老老实实的好学生，不吸烟，不喝酒，除了一次夜里在宿舍偷偷赌牌九，被训育主任抓获之外，再没记过大过。进了大学，因为画漫画，同艺相怜，交了个刻木刻的朋友，他叫季耿。他留着长头发，一派艺术家风度，既吸烟，也喝酒。两人把酒谈心，渐渐知道他刻镰刀锤子（他叫“镰刀斧头”），刻受苦人，是他在重庆时，王大化教他的；也渐渐使我学会喝酒，酒量也渐长起来。他还是同学中最出名的话剧导演，拉着我参加“抗研会”（全名“抗战问题研究会”，共产党领导的学生组织）的演出活动。有一次，7个同学在一起吃东西，有他在，总忘不了酒。杯酒下肚，谈得高兴，他提议也和别人那样，办一份壁报。这壁报每周一期，每期必有他一幅木刻或是画，有我一幅漫画，一直办到我们毕业才停止。我画漫画的基本功和喝酒的本事，就是在这两年多时间里练出来的。那时大学生多从沦陷区来，无经济来源，靠学校贷金度日。过春节时，恰遇大家都十分手紧。于是几个人凑钱打了半瓶酒，买一包炒花生米，聚在宿舍里呼五喝六划着拳喝起来。因为酒少，便一反常规，是赢家才喝一口，准吃花生米半颗。那时也怪，越觉寒酸越感有趣，大家又说

又笑，兴高采烈地闹了个通宵，其乐也，不下于山珍海味满汉全席，至今使人怀念。我们7个人，季耿在1957年被错划，从北京调去赤峰山区矿里，待再调去邯郸时，他已身患癌症，不久就去世了。另一个也在1957年出事，在“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戴着手铐脚镣坐了几牢，平反出狱后，到大学教书去了。还一位在“文革”中被革掉了性命。又一位上美国留学，贫病而死。其他两位至今不知去向。我们是同学兼壁报和演戏的共事者，还是酒友，但现在想起令我黯然神伤。

1950年我在报社工作，晚间读夜校学俄文，在班里结识了画友钟灵。他经常在下课后，随我到报社，帮我画刊头，写美术字，这是他的拿手功夫。画完常去喝酒。他是货真价实的“酒徒”，但好酒却不使气。在抗美援朝期间，我俩合作漫画，多在他家。一开始，准备纸笔之外，又备酒和肴。作画完成，立即移席摆酒谈心议事，待到微醺，舌头发硬，眼皮发沉，才收拾了去睡，这已成惯例了。现在我们都已年逾花甲而近古稀，他酒瘾如故而酒量却一年不如一年。10年前，我不幸丧妻。春节时，他和丁聪、戴浩、白景晟、韩羽、狄源沧各携菜酒，陪我共度佳节。钟灵才喝不足半斤，便烂醉如泥。我们把他抬到床上仰卧，让他怀抱一张小板凳，放上几个酒瓶，然后列队在一旁垂首站立，请老狄拍了一张未亡人《遗体告别图》。记得侯宝林曾来，因事早离，未参加此盛典。1986年，我们两人为《邓拓诗文集》这本书画封面。他起了个草稿赶来，两人商议改画加工。饭后天已全黑，画是明天必须交稿的，时间紧迫，他却说：“喝两杯再动手。”我说：“喝得晕头转向，可画不好。”他说：“一分酒一分精神，没事！”我只好让他喝两杯，接着还要，再添一杯。只见他说着说着，就溜到地上，躺下了，鼾声阵阵。我无可奈何，叹了口气，把